

彖
言
世
通
言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冯梦龙编 严敦易校注

警世通言
下

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

兔走烏飛疾若馳，百年世事總依稀；
累朝富貴三更夢，歷代君王一局棋。

禹定九州湯受業，秦吞六國漢登基。
百年光景無多日，晝夜追歡還是遲！

話說趙宋末年，河東石室山中有個隱士，不言姓名，自稱石老人。有人認得的，說他原是有才的豪傑，因遭胡元之亂，曾詣軍門獻策不聽，自起義兵，恢復了幾個州縣。後來見時勢日蹙，知大事已去，乃微服潛遯，隱於此山中。指「山」爲姓，農圃自給，恥言仕進。或與談論古今興廢之事，娓娓不倦。一日近山有老少二儒，閒步石室，與隱士相遇，偶談漢、唐、宋三朝創業之事。隱士問：「宋朝何者勝於漢唐？」一士云：「修文偃武。」一士云：「歷朝不誅戮大臣。」隱士大笑道：「二公之言，皆非通論。漢好征伐四夷，儒者雖言其「黷武」，然蠻夷畏懼，稱爲強漢，魏武猶借其餘威以服匈奴。唐初府兵「二」最盛，後變爲藩鎮，雖跋扈不臣，而犬牙相制，終藉其力。宋自澶淵和虜，憚於用兵。其後以歲幣爲常，以拒敵爲諱，金元繼起，遂至亡國，此則偃武修文之弊耳。不戮大臣雖是忠厚之典，然奸雄誤國，一概姑容，使小人進有非望之福，退無不測之禍，終宋之世，朝政壞於奸相之手。乃致末年時窮勢敗，函侏胃於虜庭，刺似道於廁下，「三」不亦晚乎！以是爲勝於漢唐，豈其然

哉？」二儒道：「據先生之意，以何爲勝？」隱士道：「他事雖不及漢唐，惟不貪女色最勝。」二儒道：「何以見之？」隱士道：「漢高溺愛於戚姬，唐宗亂倫於弟婦。」（三）呂氏武氏幾危社稷，飛燕太眞並污宮闈。宋代雖有盤樂之主，絕無漁色之君，所以高、曹、向、孟（四），閨德獨擅其美，此則遠過於漢唐者矣。」二儒嘆服而去。正是：

要知古往今來理，須問高明遠見人。

方纔說宋朝諸帝不貪女色，全是太祖皇帝貽謀之善。不但是爲君以後，早朝宴罷，寵幸希疎。自他未曾『發跡變泰』的時節，也就是個鐵錚錚的好漢，直道而行，一邪不染。則看他千里送京娘這節故事便知。正是：

說時義氣凌千古，話到英風透九霄，八百軍州真帝主，一條桿棒顯雄豪。

且說五代亂離，有詩四句：

朱李石劉郭，梁唐晉漢周，都來十五帝，擾亂五十秋。

這五代都是偏霸，未能混一。其時土宇割裂，民無定主。到後周雖是五代之末，兀自有五國三鎮。那五國？

周郭威，北漢劉崇，南唐李璟，蜀孟昶，南漢劉晟。

那三鎮？

吳越錢佐，荆南高保融，湖南周行逢。

雖說五國三鎮，那周朝承梁、唐、晉、漢之後，號爲正統。趙太祖趙匡胤曾仕周爲殿前都點檢（五）。

後因陳橋兵變，代周爲帝，混一宇內，國號大宋。當初未曾『發跡變泰』的時節，因他父親趙洪殷，曾仕漢爲岳州防禦使，人都稱匡胤爲趙公子，又稱爲趙大郎。生得面如赭血，目若曙星，力敵萬人，氣吞四海。專好結交天下豪傑，任俠任氣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個管閒事的祖宗，撞沒頭禍的太歲。先在汴京城打了御勾欄(六)，鬧了御花園，觸犯了漢末帝，逃難天涯。到關西護橋殺了董達，得了名馬赤麒麟。黃州除了宋虎，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，滅了潞州王李漢超一家。來到太原地面，遇了叔父趙景清。時景清在清油觀出家，就留趙公子在觀中居住。誰知染患，一臥三月。比及病愈，景清朝夕相陪，要他將息身體，不令他出外閒遊。一日景清有事出門，分付公子道：『姪兒耐心靜坐片時，病如小愈，切勿行動！』景清去了，公子那裏坐得住，想道：『便不到街坊遊蕩，這本觀中閒步一回，又且何妨。』公子將房門拽上，遶殿遊觀。先登了三清寶殿，行遍東西兩廊，七十二司，又看了東岳廟，轉到嘉寧殿上遊觀，嘆息一聲。真個是：

金爐不動千年火，玉盞長明萬載燈。

行過多景樓玉皇閣，一處處殿宇崔嵬，制度宏敞。公子喝采不迭，果然好個清油觀。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轉到鄴都地府冷靜所在，却見小小一殿，正對那子孫宮相近，上寫着降魔寶殿，殿門深閉。公子前後觀看了一回，正欲轉身，忽聞有哭泣之聲，乃是婦女聲音。公子側耳而聽，其聲出於殿內。公子道：『蹊蹺作怪！這裏是出家人住處，緣何藏匿婦人在此？其中必有不明之事。且去問道童討取鑰匙，開這殿來，看個明白，也好放心。』回身到房中，喚道童討降魔殿上鑰匙。道童道：『這鑰匙師父自家收管，其中有機密大事，不許閒人開看。』公子想道：『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人不仁！』原來俺

叔父不是個好人，三回五次只教俺靜坐，莫出外閒行，原來幹這勾當。出家人成甚規矩？俺今日便去打開殿門，怕怎的！」方欲移步，只見趙景清回來，公子含怒相迎，口中也不叫叔父，氣忿忿地問道：「你老人家在此出家，幹得好事？」景清出其不意，便道：「我不會做甚事？」公子道：「降魔殿內鎖的是什麼人？」景清方纔省得，便搖手道：「賢姪莫管閒事？」公子急得暴躁如雷，大聲叫道：「出家人清淨無爲，紅塵不染，爲何殿內鎖着個婦女在內，哭哭啼啼，必是非禮不法之事！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。是一是二，說得明白，還有個商量；休要欺三瞞四，我趙某不是與你和光同塵的！」景清見他言詞峻厲，便道：「賢姪，你錯怪愚叔了！」公子道：「怪不怪是小事，且說殿內可是婦人？」景清道：「正是。」公子道：「可又來。」景清曉得公子性躁，還未敢明言，用緩詞答應道：「雖是婦人，却不干本觀道衆之事。」公子道：「你是個一觀之主，就是別人做出歹事寄頓在殿內，少不得你知情。」景清道：「賢姪息怒。此女乃是兩個有名響馬，不知那裏擄來，一月之前寄於此處。托吾等替他好生看守，若有差遲，寸草不留。因是賢姪病未痊，不曾對你說得。」公子道：「響馬在那裏？」景清道：「暫往那裏去了。」公子不信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快與我打開殿門，喚女子出來，俺自審問他詳細。」說罷，綽了渾鐵齊眉短棒，往前先走。景清知他性如烈火，不好遮攔。慌忙取了鑰匙，隨後趕到降魔殿前。景清在外邊開鎖。那女子在殿中聽得鎖響，只道是強人來到，愈加啼哭。公子也不謙讓，纔等門開，一脚跨進。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後唬做一團。公子近前放下齊眉短棒，看那女子，果然生得標致！

眉掃春山，眸橫秋水。含愁含恨，猶如西子捧心；欲泣欲啼，宛似楊妃剪髮。琵琶聲不響，

是個未出塞的明妃；胡笳調若成，分明強和番的蔡女。(七)天生一種風流態，便是丹青畫不真！

公子撫慰道：『小娘子，俺不比奸淫之徒，你休得驚慌。且說家居何處？誰人引誘到此？倘有不平，俺趙某與你解救則個。』那女子方纔舉袖拭淚，深深道個萬福。公子還禮。女子先問：『尊官高姓？』景清代答道：『此乃汴京趙公子。』女子道：『公子聽稟！……未曾說得一兩句，早已撲簌簌流下淚來。原來那女子也姓趙，小字京娘，是蒲州解梁縣小祥村居住，年方一十七歲。因隨父親來陽曲縣還北岳香愿，路遇兩個響馬強人：一個叫做滿天飛張廣兒，一個叫做着地滾周進。見京娘顏色，饒了他父親性命，擄掠到山神廟中。張周二強人爭要成親，不肯相讓。議論了兩三日，二人恐壞了義氣，將這京娘寄頓於清油觀降魔殿內，分付道士：『小心供給看守。』再去別處訪求個美貌女子，擄掠而來，湊成一對，然後同日成親，爲壓寨夫人。那強人去了一月，至今未回。道士懼怕他，只得替他看守。京娘殺出緣由，趙公子方纔向景清道：『適纔甚是粗鹵，險些沖撞了叔父！既然京娘是良家室女，無端被強人所擄，俺今日不救，更待何人？』又向京娘道：『小娘子休要悲傷，萬事有趙某在此，管教你重回故土，再見爹娘。』京娘道：『雖承公子美意，釋放奴家出於虎口，奈家鄉千里之遙，奴家孤身女流，怎生跋涉？』公子道：『救人須救徹。俺不遠千里親自送你回去。』京娘拜謝道：『若蒙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。』景清道：『賢姪，此事斷然不可。那強人勢大，官司禁捕他不得。你今日救了小娘子，典守者難辭其責。再來問我要人，教我如何對付？須當連累於我！』公子笑道：『大膽天下去得，小心寸步難行。俺趙某一生見義必爲，萬夫不懼。那響馬雖狠，敢比得潞州王

麼？他須也有兩個耳朵，曉得俺趙某名字。既然你們出家人怕事，俺留個記號在此，你們好回復那響馬。』說罷，輪起渾鐵齊眉棒，橫着身子，向那殿上朱紅榻子，狠的打一下，『樞拉』一聲，把菱花牕櫺都打下來。再復一下，把那四扇榻子，打個東倒西歪。唬得京娘戰戰兢兢，遠遠的躲在一邊。景清面如土色，口中只叫：『罪過！』公子道：『強人若再來時，只說趙某打開殿門搶去了。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。要來尋俺時，教他打蒲州一路來。』景清道：『此去蒲州千里之遙，路上盜賊生發，獨馬單身，尙且難走，况有小娘子牽絆？凡事宜三思而行！』公子笑道：『漢末三國時，關雲長獨行千里，五關斬六將，護着兩位皇嫂，直到古城與劉皇叔相會，這纔是大丈夫所爲。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他不得，趙某還做什麼人？此去倘然冤家狹路相逢，教他雙雙受死。』景清道：『然雖如此，還有一說。古者男女坐不同席，食不共器。賢姪千里相送小娘子，雖則美意，出於義氣，傍人怎知就裏，見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，嫌疑之際，被人談論，可不爲好成歡，反爲一世英雄之玷？』公子呵呵大笑道：『叔父莫怪我說，你們出家人慣妝架子，裏外不一。俺們做好漢的，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過，人言都不計較。』景清見他主意已決，問道：『賢姪幾時起程？』公子道：『明早便行。』景清道：『只怕賢姪身子還不健旺。』公子道：『不妨事。』景清教道童治酒送行。公子於席上對京娘道：『小娘子，方纔叔父說一路嫌疑之際，恐生議論。俺借此席面，與小娘子結爲兄妹，俺姓趙，小娘子也姓趙，五百年合是一家，從此兄妹相稱便了。』京娘道：『公子貴人，奴家怎敢扳高？』景清道：『既要同行，如此最好。』呼道童取過拜氈，京娘請恩人在上：『受小妹子一拜。』公子在傍還禮。京娘又拜了景清，呼爲伯伯。景清在席上敍起姪兒許多英雄了得，京娘歡喜不盡。是夜直飲至更餘，景清讓自己臥房

與京娘睡，自己與公子在外廂同宿。五更雞唱，景清起身安排早飯，又備些乾糧牛脯，爲路中之用。公子鞮了赤麒麟，將行李扎縛停當，囑付京娘：『妹子，只可村粧打扮，不可冶容炫服，惹是招非。』早飯已畢，公子扮作客人，京娘扮作村姑，一般的戴個雪帽，齊眉遮了。兄妹二人作別景清。景清送出門，忽然想起一事道：『賢姪，今日去不成，還要計較。』不知景清說出甚話來？正是：

鵲得羽毛方遠舉，虎無牙爪不成行。

景清道：『一馬不能騎兩人，這小娘子弓鞋襪小，怎跟得上，可不擔誤了程途？從容覓一輛車兒同去却不好？』公子道：『此事算之久矣。有個車輛又費照顧，將此馬讓與妹子騎坐，俺誓願千里步行，相隨不憚。』京娘道：『小妹有累恩人遠送，愧非男子，不能執鞭墜鐙，豈敢反占尊騎，決難從命。』公子道：『你是女流之輩，必要脚力。趙某脚又不小，步行正合其宜。』京娘再四推辭，公子不允，只得上馬。公子跨了腰刀，手執渾鐵桿棒，隨後向景清一揖而別。景清道：『賢姪路上小心，恐怕遇了兩個響馬，須要小心隄防！下手斬絕些，莫帶累我觀中之人。』公子道：『不妨不妨。』說罷，把馬尾一拍，喝聲：『快走，』那馬拍騰騰便跑，公子放開脚步，緊緊相隨。

於路免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不一日行至汾州介休縣地方。這赤麒麟原是千里龍駒馬，追風逐電，自清油觀至汾州不過三百里之程，不勾名馬半日馳驟。一則公子步行恐奔赴不及，二則京娘女流不慣馳騁，所以控轡緩緩而行。兼之路上賊寇生發，須要慢起早歇，每日止行一百餘里。公子是日行到一個土岡之下，地名黃茅店。當初原有村落，因世亂人荒，都逃散了，還存得個小小店兒。日色將哺，前途曠野，公子對京娘道：『此處安歇，明日早行罷。』京娘道：『但憑尊意。』店小二接了

包裹，京娘下馬，去了雪帽。小二一眼瞧見，舌頭吐出三寸，縮不進去。心下想道：『如何有這般好女子！』小二牽馬繫在屋後，公子請京娘進了店房坐下。小二哥走來站着呆看。公子問道：『小二哥有甚話說？』小二道：『這位小娘子，是客官甚麼人？』公子道：『是俺妹子。』小二道：『客官，不是小人多口，千山萬水，途間不該帶此美貌佳人同走！』公子道：『爲何？』小二道：『離此十五里之地，叫做介山，地曠人稀，都是綠林中好漢出沒之處。倘若強人知道，只好白白裏送與他做壓寨夫人，還要貼他個利市。』公子大怒罵道：『賊狗大膽，敢虛言恐唬客人！』照小二面門一拳打去。小二口吐鮮血，手掩着臉，向外急走去了。店家娘就在廚下發話。京娘道：『恩兄忒性躁了些。』公子道：『這廝言語不知進退，怕不是良善之人！先教他曉得俺些手段。』京娘道：『既在此借宿，惡不得他。』公子道：『怕他則甚？』京娘便到廚下與店家娘相見，將好言好語穩貼了他半晌。店家娘方纔息怒，打點動火做飯。京娘歸房，房中尚有餘光，還未點燈。公子正坐，與京娘講話。只見外面一個人入來，到房門口探頭探腦。公子大喝道：『什麼人敢來瞧俺脚色（八）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自來尋小二哥閒話，與客官無干。』說罷，到廚房下，與店家娘唧唧嚶嚶的講了一會方去。公子看在眼裏，早有三分疑心。燈火已到，店小二只是不回。店家娘將飯送到房裏，兄妹二人喫了晚飯，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門先寢。自家只推水火（九），帶了刀棒透屋而行。約莫二更時分，只聽得赤麒麟在後邊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聲。此時十月下旬，月光初起，公子悄步上前觀看，一個漢子被馬踢倒在地。見有人來，務能（一〇）的掙圍起來就跑。公子知是盜馬之賊。追趕了一程，不覺數里，轉過溜水橋邊，不見了那漢子。只見對橋一間小屋，裏面燈燭輝煌，公子疑那漢子躲匿在內，步進看時，見一個白鬚老者，端坐

於土床之上，在那裏誦經。怎生模樣？

眼如迷霧，鬚若凝霜，眉如柳絮之飄，面有桃花之色。若非天上金星，必是山中社長。

那老者見公子進門，慌忙起身施禮，公子答揖，問道：『長者所誦何經？』老者道：『天皇救苦經。』公子道：『誦他有甚好處？』老者道：『老漢見天下分崩，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，掃蕩煙塵，救民於塗炭。』公子聽得此言，暗合其機，心中也歡喜。公子又問道：『此地賊寇頗多，長者可知他的行藏麼？』老者道：『貴人莫非是同一位騎馬女子，下在坡下茅店裏的？』公子道：『然也。』老者道：『幸遇老夫，險些兒驚了貴人。』公子問其緣故。老者請公子上坐，自己傍邊相陪，從容告訴道：『這介山新生兩個強人，聚集嘍囉，打家劫舍，擾害汾潞地方。一個叫做滿天飛張廣兒，一個叫做着地滾周進。半月之間不知那裏搶了一個女子，二人爭娶未決，寄頓他方，待再尋得一個來，各成婚配。這裏一路店家，都是那強人分付過的，但訪得有美貌佳人，疾忙報他，重重有賞。晚上貴人到時，那小二便去報與周進知道，先差野火兒姚旺來探望虛實，說道：『不但女子貌美，兼且騎一匹駿馬，單身客人，不足爲懼。』有個千里脚陳名，第一善走，一日能行三百里，賊人差他先來盜馬，衆寇在前面赤松林下屯扎。等待貴人五更經過，便要搶劫。貴人須要防備。』公子道：『原來如此，長者何以知之？』老者道：『老漢久居於此，動息都知，見賊人切不可說出老漢來。』公子謝道：『承教了。』綽棒起身，依先走回，店門兀自半開，公子握身而入。

却說店小二爲接應陳名盜馬，回到家中，正在房裏與老婆說話。老婆煖酒與他喫，見公子進門，閃在燈背後去了。公子心生一計，便叫京娘問店家討酒喫。店家娘取了一把空壺，在房門口酒缸內舀

酒。公子出其不意，將鐵棒照腦後一下，打倒在地，酒壺也撒在一邊。小二聽得老婆叫苦，也取朴刀趕出房來，怎當公子以逸待勞，手起棍落，也打翻了。再復兩棍，都結果了性命。京娘大驚，急救不及。問其打死二人之故。公子將老者所言，敍了一遍。京娘嚇得面如土色道：『如此途路難行，怎生是好？』公子道：『好歹有趙某在此，賢妹放心。』公子撐了大門，就廚下煖起酒來，飲個半醉，上了馬料，將鑾鈴塞口，使其無聲。扎縛包裹停當，將兩個屍首拖在廚下柴堆上，放起火來，前後門都放了一把火。看火勢盛了，然後引京娘上馬而行。此時東方漸白，經過溜水橋邊，欲再尋老者問路，不見了誦經之室。但見土牆砌的三尺高，一個小小廟兒。廟中社公坐於傍邊。方知夜間所見，乃社公引導。公子想道：『他呼我爲貴人，又見我不敢正坐，我必非常人也。他日倘然發跡，當加封號。』公子催馬前進，約行了數里，望見一座松林，如火雲相似。公子叫聲：『賢妹慢行，前面想是赤松林了……』言猶未畢，草荒中鑽出一個人來，手執鋼叉，望公子便擲。公子會者不忙，將鐵棒架住。那漢且鬪且走，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。激得公子怒起，雙手舉棒，喝聲着，將半個天靈蓋劈下。那漢便是野火兒姚旺。公子叫京娘約馬暫住：『俺到前面林子裏結果了那夥毛賊，和你同行。』京娘道：『恩兄仔細！』公子放步前行。正是：

聖天子百靈助順，大將軍八面威風。

那赤松林下着地滾周進，屯住四五十嘍囉。聽得林子外脚步響，只道是姚旺伏路報信，手提長鎗，鑽將出來，正迎着公子。公子知是強人，並不打話，舉棒便打。周進挺鎗來敵。約鬪上二十餘合，林子內嘍囉知周進遇敵，篩起鑼一齊上前，團團圍住。公子道：『有本事的都來！』公子一條鐵棒，

如金龍罩體，玉蟒纏身，迎着棒似秋葉翻風，近着身如落花墜地。打得三分四散，七零八落。周進膽寒起來，鎗法亂了，被公子一棒打倒。衆嘍囉發聲喊，都落荒亂跑。公子再復一棒，結果了周進。回步已不見了京娘。急往四下抓尋，那京娘已被五六個嘍囉，簇擁過赤松林了。公子急忙趕上，大喝一聲：『賊徒那裏走？』衆嘍囉見公子追來，棄了京娘，四散去了。公子道：『賢妹受驚了！』京娘道：『適纔嘍囉內有兩個人，曾跟隨響馬到清油觀，原認得我。方纔說：「周大王與客人交手，料這客人鬪大王不過，我們先送你在張大王那邊去。」』公子道：『周進這廝，已被俺勦除了。只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？』京娘道：『只願你不相遇更好。』公子催馬快行。約行四十餘里，到一個市鎮。公子腹中饑餓，帶住轡頭，欲要扶京娘下馬上店。只見幾個店家都忙亂的安排炊爨，全不來招架行客。公子心疑，因帶有京娘，怕得生事，牽馬過了店門。只見家家閉戶，到盡頭處，一個小小人家，也關着門。公子心下奇怪，去敲門時，沒人答應。轉身到屋後，將馬拴在樹上，輕輕的去敲他後門。裏面一個老婆婆，開出來看了一眼，意中甚是惶懼。公子慌忙跨進門內，與婆婆作揖道：『婆婆休訝，俺是過路客人，帶有女眷，要借婆婆家中火，喫了飯就走的。』婆婆捻神捻鬼，叫喚聲：『京娘亦進門相見，婆婆便將門閉了。』公子問道：『那邊店裏安排酒會，迎接什麼官府？』婆婆搖手道：『客人休管閒事。』公子道：『有甚閒事，直恁利害？俺這遠方客人，煩婆婆說明則個！』婆婆道：『今日滿天飛大王在此經過，這鄉村斂錢備飯，買靜求安。老身有個兒子，也被店中叫去相幫了。』公子聽說，思想：『原來如此。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與他個乾淨，絕了清油觀的禍根罷。』公子道：『婆婆，這是俺妹子，爲還南岳香願到此，怕逢了強徒，受他驚恐。有煩婆婆家藏匿片時，等這大王過去之後

方行，自當厚謝。」婆婆道：「好位小娘子，權躲不妨事，只客官不要出頭惹事！」公子道：「俺男子漢自會躲閃，且到路傍，打聽消息則個。」婆婆道：「仔細！有見成饅饅，燒口熱水，等你來喫，飯却不方便。」公子提棒仍出後門，欲待乘馬前去迎他一步，忽然想道：「俺在清油觀中說出了『千里步行』，今日爲懼怕強賊乘馬，不算好漢。」遂大踏步奔出路頭。心生一計，復身到店家，大盼的叫道：「大王卽刻到了，酒家是打前站的，你下馬飯完也未？」店家道：「都完了。」公子道：「先擺一席與酒家喫。」衆人積威之下，誰敢辨其真假？還要他在大王面前方便，大魚大肉，熱酒熱飯，只顧搬將出來。公子放量大喝，喫到九分九，外面沸傳：「大王到了，快擺香案。」公子不慌不忙，取了護身龍，出外看時，只見十餘對鎗刀棍棒，擺在前導，到了店門，一齊跪下。那滿天飛張廣兒騎着高頭駿馬，千里脚陳名執鞭緊隨。背後又有三五十嘍囉，十來乘車輛簇擁。——你道一般兩個大王，爲何張廣兒恁般齊整？那強人出入聚散，原無定規，況且聞說單身客人，也不在其意了，所以周進未免輕敵。——這張廣兒分路在外行劫，因千里脚陳名報道：「一大王已拿得有美貌女子，請他到介山相會。」所以整齊隊伍而來，行村過鎮，壯觀威儀。公子隱身北牆之側，看得真切，等待馬頭相近，大喊一聲道：「強賊看棒！」從人叢中躍出，如一隻老鷹半空飛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！那馬驚駭，望前一跳，這裏棒勢去得重，打折了馬的一隻前蹄。那馬負疼就倒，張廣兒身鬆，早跳下馬。背後陳名持棍來迎，早被公子一棒打番。張廣兒舞動雙刀，來鬪公子。公子騰步到空闊處，與強人放對。鬪上十餘合，張廣兒一刀砍來，公子棍起中其手指。廣兒右手失刀，左手便覺沒勢，回步便走。公子喝道：「你綽號滿天飛，今日不怕你飛上天去！」趕進一步，舉棒望腦後劈下，打做個肉靶。

可憐兩個有名的強人，雙雙死於一日之內。正是：

三魂渺渺『滿天飛』，
七魄悠悠『着地滾』。

衆嘍囉却待要走，公子大叫道：『俺是汴京趙大郎，自與賊人張廣兒周進有仇，今日都已勦除了，並不干衆人之事。』衆嘍囉棄了鎗刀，一齊拜倒在地，道：『俺們從不見將軍恁般英雄，情願伏侍將軍爲寨主。』公子呵呵大笑道：『朝中世爵，俺尙不希罕，豈肯做落草草寇之事。』公子看見衆嘍囉中，陳名亦在其內，叫出問道：『昨夜來盜馬的就是你麼？』陳名叩頭服罪。公子道：『且跟我來賞你一餐飯。』衆人都跟到店中。公子分付店家：『俺今日與你地方除了二害。這些都是良民，方纔所備飯食，都着他飽餐，俺自有發放。其管待張廣兒一席留着，俺有用處。』店主人不敢不依。衆人喫罷。公子叫陳名道：『聞你日行三百里，有用之才，如何失身於賊人？俺今日有用你之處，你肯依否？』陳名道：『將軍若有所委，不避水火。』公子道：『俺在汴京，爲打了御花園，又鬧了御勾欄，逃難在此。煩你到汴京打聽事體如何？半月之內，可在太原府清油觀趙知觀處等候我，不可失信！』公子借筆硯寫了叔父趙景清家書，把與陳名。將賊人車輛財帛，打開分作三分，一分散與市鎮人家，償其向來騷擾之費。就將打死賊人屍首及鎗刀等項，着衆人自去解官請賞。其一分衆嘍囉分去爲衣食之資，各自還鄉生理。其一分又剖爲兩分，一半賞與陳名爲路費，一半寄與清油觀修理降魔殿門窗。公子分派已畢，衆心都伏，各各感恩。公子叫店主人將酒席一桌，擡到婆婆家裏。婆婆的兒子也都來了，與公子及京娘相見。向婆婆說知除害之事，各各歡喜。公子向京娘道：『愚兄一路不會做得個主人，今日借花獻佛，與賢妹壓驚把盞。』京娘千恩萬謝，自不必說。是夜，公子自取囊中銀

十兩送與婆婆。就宿於婆婆家裏。京娘想起公子之恩：『當初紅拂一妓女，尙能自擇英雄；莫說受恩之下，媿無所報，就是我終身之事，舍了這個豪傑，更托何人？』欲要自薦，又羞開口，欲待不說：『他直性漢子那知奴家一片真心？』左思右想，一夜不睡。不覺五更鷄唱，公子起身韉馬要走。京娘悶悶不悅。心生一計，於路只推腹痛難忍，幾逼要解。要公子扶他上馬，又扶他下馬。一上一下，將身偎貼公子，挽頸勾肩，萬般旖旎。夜宿又嫌寒道熱，央公子減被添衾，軟香溫玉，豈無動情之處。公子生性剛直，盡心伏侍，全然不以爲怪。

又行了三四日，過曲沃地方，離蒲州三百餘里，其夜宿於荒村。京娘口中不語，心下躊躇，如今將次到家了，只管害羞不說，挫此機會，一到家中，此事便索罷休，悔之何及。黃昏以後，四字無聲，微燈明滅，京娘兀自未睡，在燈前長嘆流淚。公子道：『賢妹因何不樂？』京娘道：『小妹有句心腹之言，說來又怕唐突，恩人莫怪！』公子道：『兄妹之間，有何嫌疑，儘說無妨！』京娘道：『小妹深閨嬌女，從未出門，只因隨父進香，誤陷於賊人之手，鎖禁清油觀中，還虧賊人去了，苟延數日之命，得見恩人。倘若賊人相犯，妾寧受刀斧，有死不從。今日蒙恩人拔離苦海，千里步行相送，又爲妾報仇，絕其後患。此恩如重生父母，無可報答。倘蒙不嫌貌醜，願備鋪牀疊被之數，使妾少盡報効之萬一，不知恩人允否？』公子大笑道：『賢妹差矣！俺與你萍水相逢，出身相救，實出惻隱之心，非貪美麗之貌。况彼此同姓，難以爲婚，兄妹相稱，豈可及亂。俺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你豈可學縱欲敗禮的吳孟子！休得狂言，惹人笑話。』京娘羞慚滿面，半晌無語。重又開言道：『恩人休怪妾多言，妾非淫污苟賤之輩，只爲弱體餘生，盡出恩人所賜，此身之外，別無報答，不敢望與

恩人婚配，得爲妾婢，伏侍恩人一日，死亦瞑目。』公子勃然大怒道：『趙某是頂天立地的男子，一生正直，並無邪佞，你把我看做施恩望報的小輩，假公濟私的奸人，是何道理？你若邪心不息，俺卽今撒開雙手，不管閒事，怪不得我有始無終了。』公子此時聲色俱厲。京娘深深下拜道：『今日方見恩人心事，賽過柳下惠魯男子』。愚妹是女流之輩，坐井觀天，望乞恩人恕罪則個！』公子方纔息怒，道：『賢妹，非是俺膠柱鼓瑟，本爲義氣上千里步行相送，今日若就私情，與那兩個響馬何異？把從前一片真心化爲假意，惹天下豪傑們笑話。』京娘道：『恩兄高見，妾今生不能補報大德，死當啣環結草。』兩人說話，直到天明。正是：

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情戀落花。

自此京娘愈加嚴敬公子，公子亦愈加憐憫京娘。一路無話，看看來到蒲州。京娘雖住在小祥村，却不認得，公子問路而行。京娘在馬上望見故鄉光景，好生傷感。却說小祥村趙員外，自從失了京娘，將及兩月有餘，老夫妻每日思想啼哭。忽然莊客來報，京娘騎馬回來，後面有一紅臉大漢，手執桿棒跟隨。趙員外道：『不好了，響馬來討粧奩了！』媽媽道：『難道響馬只有一人？且教兒子趙文去看個明白。』趙文道：『虎口裏那有回來肉？妹子被響馬劫去，豈有送轉之理，必是容貌相像的，不是妹子。……』道猶未了，京娘已進中堂，爹媽見了女兒，相抱而哭。哭罷，問其得回之故。京娘將賊人鎖禁清油觀中，幸遇趙公子路見不平，開門救出，認爲兄妹，千里步行相送，并途中連誅二寇大略，敘了一遍。『今恩人見在，不可怠慢。』趙員外慌忙出堂見了趙公子拜謝道：『若非恩人英雄了得，吾女必陷於賊人之手，父子不得重逢矣。』遂令媽媽同京娘拜謝，又喚兒子趙文來見了恩人。莊上宰